

【本刊讯】美国最近出版《保卫美国》一书，现将书中尤金·罗斯托写的题为《苏联通过中东威胁欧洲》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谈中东对欧洲安全的重要性

通常被称之为“东方问题”的问题数千年来一直困扰着欧洲政界。时而战争、时而搞外交活动的长期过程突出说明中东在地理政治方面对于欧洲安全的重要性。当土耳其强大的时候，对欧洲来说，奥斯曼帝国是一个难于解决的问题，而当土耳其衰弱的时候，对欧洲来说，这是一个更加困难的问题。在现代，中东的石油、人民和空间是控制欧洲的一个关键，这一点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明显。

历代沙皇从未停止过向地中海和波斯湾，以及向巴尔干、波罗的海、朝鲜和阿富汗推进。

谈苏在西方的战略目标

苏联在西方的战略目标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控制欧洲；对苏联人来说，实现这一目标将使力量对比不可改变地转变为对他们有利，而使美国处于孤立和易受攻击的地位。如果西欧落入苏联的控制之下，那么对中国和日本来说这种威胁就几乎是迫在眉睫的。因此，大西洋联盟必须象一个世纪之前的门罗主义一样是现代美国安全政策的首要原则。

从五十年代开始，苏联人选择一种中东战略作为实现他们征服欧洲的目的的主要办法。他们认为，如果在地中海、北非和中东取得控制地位，他们就能够在甚至无需入侵的情况下就会削弱欧洲。只要使用恫吓和威胁办法——直接的和通过利用石油武器——就足以做到了。

二十五年来，随着英、法、比、葡在中东和非洲的帝国一个一个地烟消云散，苏联人一直在努力挤进往往是由他们帮助造成的真空，有时候得手，有时候失败，不过始终本着明确的长远政策满怀信心地前进。

目前，苏联人在沙皇的传统抱负和出于他们的新的野心驱使下，仍然怀着十八、十九世纪的帝国情绪。

苏联人认为，有迹象表明，西方从体现在联

罗斯托文章《苏联通过中东威胁欧洲》

合国宪章中的集体安全原则后退正在变成从现实后退。对战争厌倦和深感内疚的西方国家好象根本不再去考虑政策问题了，这同它们在三十年代的情形一样。七十年代初期那种被某些俄国人视为马克思主义或斯彭格勒主义所说的西方的意志和智慧最终衰退的情况，给俄国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新机会——促成突变而不是渐变的机会，这是超过了沙皇昔日最狂妄的梦想的。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不能相信竟然真正出现实现这样大的绝好的转变的可能性。可是当俄国人亲眼看到美国和欧洲在越南战争后期的反应以及这一反应对中东的影响的时候，就连他们当中那些谨慎的人也很难抵抗这种假定的诱惑。一九七三年年中，苏联人开始感到当时的政治形势同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七年、一九三六年和一九四五年一样，给革命者提供了看来不必冒风险就能前进一大步的机会。事后看来，如果说德国皇帝和希特勒曾经对他们面前呈现的机会作了错误判断，但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可没有作出错误判断。

要了解苏联自从一九七三年的春季或夏季以来加紧在中东的活动的背景，我们必须追溯到二十年前艾森豪威尔总统政府开始执政的时候。

五十年代初期，在中东的基本军事态势似乎是战前平静时期的那种军事态势。当时法军和英军在那个地区在美国的第六舰队的支持下处于最优势地位。法国仍在控制着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英国在守卫着苏伊士运河、亚丁湾和若干其他要地，同时不存在反对当时存在的秩序的必须认真对待的军事力量。迟至一九五八年，英国和美国对黎巴嫩和约旦进行的干涉没有发生什么事，从而以它们的态势制止了苏联争取控制这个地区的行动。一九五五年二月苏联同埃及签订了一项军事援助协定。继苏埃协定之后，苏联很快就签订了一些类似协定，先是同叙利亚和伊拉克，以后又同阿尔及利亚和阿拉伯半岛的一些较小的国家，并在很晚以后，又同利比亚。

纳赛尔是在英国在一九五四年离开苏伊士运河后设法向苏联购买武器的，因为他想要购买军事装备的数量是美英法所无法同意的。

纳赛尔的政治目标同与美国及西欧保持密切合作的关系这一点是矛盾的。纳赛尔断然拒绝参与美国的这一计划：建立中东联盟体系，从南面牵制苏联，以支持北约组织。他谋求军事手段来接管黎巴嫩、约旦以及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的弱小国家，以满足他要成为阿拉伯民族领导人的愿望。如果控制了这些重要的地理位置和那里的石油，埃及最终就能控制伊朗。最重要的事情是，纳赛尔想要毁灭以色列，并且证明阿拉伯人的这一信念是正确的，即成立以色列国对阿拉伯民族是不公道的。

说苏控制中东是为了从南面包围欧洲

到一九五一年或一九五二年，苏联人开始懂得，他们可以利用阿拉伯人中间的这种信念，作为他们要把欧洲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和使欧洲同北美分裂的运动中的一个武器。任何一位阿拉伯政治家，不管是多么温和，都不能不响应向以色列发动一场圣战的号令。苏联人提供了大量的武器供应，政治支持和由一些苏联军事保护构成的威慑性威胁，他们用这样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使阿拉伯人相信，那时有机会象许多世纪以前赶走十字军那样把以色列人赶出去。

二十多年来，苏联人一直奉行从南面包围欧洲和北约组织的政策，而且他们推行这种政策的办法是非常巧妙的。苏联人在进行这种活动时不仅利用了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敌对情绪，也利用了其他许多区域性争端，这些争端往往削弱阿拉伯政治中的亲西方色彩和巩固苏联人的盟友地位。苏联人在中东的活动给他们带来了异乎寻常的报酬。现在他们已在叙利亚、伊拉克、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索马里、亚丁以及在中东和非洲的其他许多基地和据点上建立了势力。他们支持阿拉伯人进行三次反以色列的大规模战争（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和一九七三年的战争）一九六九至一九七〇年的消耗战，他们还支持一直在进行的游击队活动、政治和经济压力以及近乎战争的活动。他们能够利用和影响在塞浦路斯问题发生的冲突以达到削弱北约组织的目的。苏联并不总是获胜者。他们有时也遇到挫折，如在加纳和葡萄牙就是这样。但是尽管有这些挫折，他们的政策仍然是固定不变的。（下转第二版）

塔斯社
报道

《关于埃及外长法赫米访苏联合公报》

公报说双方研究了克服两国关系中现存困难的具体措施，特别讨论了加强两国关系的可能途径

【塔斯社莫斯科六月十一日电】题：关于埃及副总理兼外长法赫米访苏联合公报

兹将埃及副总理兼外长法赫米访苏联合公报转发如下：

应苏联政府邀请和根据双方协议，埃及副总理兼外长法赫米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八日至十一日在莫斯科进行了访问。

法赫米受到了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接见，并同他就苏埃关系问题、远东局势问

题以及共同关心的一些国际问题进行了交谈。法赫米向勃列日涅夫转达了埃及总统萨达特的问候。

谈话是在求实和建设性的气氛中进行的。在谈话过程中，葛罗米柯和法赫米全面地讨论了苏埃关系的现状和前景，研究了旨在克服两国关系上存在的困难的具体措施。特别注意讨论了加强苏埃关系的适当政治基础、发展苏埃各方面的合作以利于苏联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两国人民的可能途径。还适当地讨论了近东的当前局势、有关在这个地区建立持久和公正和平问题以及恢复日内瓦和平会议问题。

双方指出，由于阿拉伯领土继续被占领、由于以色列的破坏政策以及它在这些领土上的非法行动，在近东还保持着发生新的军事冲突的危险性。双方坚决主张尽快地、不得迟于一九七七年秋天恢复有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

组织在同其他所有与会者的同等权利的基础上参加的日内瓦会议，以便达到近东的持久的、公正的和平。

在谈判过程中，重申互相就两国官方人士轮流在莫斯科和开罗举行会晤和磋商，以讨论苏埃共同关心的一切问题取得了协议。法赫米向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转达了访问开罗的埃及政府的邀请。邀请已被欣然接受。访问日期将通过外交途径商定。

【中东社开罗六月十一日电】埃及副总理兼外长法赫米结束了对莫斯科的三天访问，于今天下午从莫斯科返回这里。

副总理兼外长法赫米在从莫斯科回国途中对同机的记者说，埃及是不结盟国家，它是不结盟运动的主要国家之一，它一直信守着这些原则。法赫米还说，在埃及关于国际问题和她同大国的合作的政策上都反映出了这些因素。

这位外长说，这意味着埃及的这项决定是在埃及作出的，目的是为了表明她的意见。法赫米说，同埃及打交道必须建立在萨达特总统所阐明的这个基础上。法赫米说，萨达特总统

表示乐于派埃及外长在任何地点同苏联外长会谈，所以去年十一月在索非亚“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同我本人”举行第一次会谈。法赫米还说，为了继续奉行这同一政策方针，“我们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二次会谈，“在葛罗米柯抵达开罗之后将在这里举行第三次会谈”。

外长法赫米还说，采取所有这些步骤都是在为萨达特总统同勃列日涅夫之间的首脑会谈作准备，他相信这个首脑会议将来将会举行。

法赫米结束访苏返开罗

说他相信萨达特同勃列日涅夫将举行会谈

卡特对美杂志出版商协会成员讲话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六月十一日电】据今天发表的一篇访问记说，卡特总统要求“被唤起的”公众施加压力，对反对他的能源计划的特别利益集团进行反击。这一行动标志着卡特同国会打交道的方式改变了。

卡特还承认，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直言无讳的态度，使这位美国官员无法发挥有效的作用。总统说，他已同意这样的决定，就是把扬注意的重点加以扩大，而不局限于非洲。总统请求公众施加压力，这是他第一次发出这样的直接呼吁。过去，卡特不愿意采取这样的作法，因为他不想跟国会议员对立。

他说：“除非能够唤起美国公众来帮助我和其他一些认为这是极端重要的人，以及在公平的情况下美国公众愿意忍受牺牲，否则我怕我们不会有一个负分的

计划了。”

在最近几天内，政府在它的能源建议方面遭到一系列严重的挫折，因为国会的一些委员会拒绝了随时准备征收的汽油税、对节约汽油的汽车的退税和对新开发的天然气的控制。

卡特在白宫同杂志出版商协会的成员们谈话时说，对于这个新出现的问题，“我将越来越公开地表示我的关切”。

卡特说：“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结果还不能肯定。除非美国人民大声疾呼，否则特殊利益集团就会占上风。”

他说，他“对一些汽车公司和石油公司在华盛顿的不寻常的影响有点感到吃惊”。

卡特在谈到安德鲁·扬的时候说，“不幸”的是，这位驻联合国大使在十七天的非洲之行结束时把瑞典政府说成是“种族主义者”。

卡特说：“他承认

这的确有损于他在过去和“将来所做的工作的有效性。但是在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不一致的东西……我们的希望是完全一致的。”

卡特说，扬对非洲的兴趣“过于集中了”。他说，他赞成把重点转移到加勒比海地区、南美、中美和亚洲。

【路透社华盛顿六月十一日电】卡特总统在白宫今天发表的一次谈话中说，他的引起争议的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在非洲问题上花的精力太多了。

卡特先生说，扬先生（一位黑人）在结束最近对南非的访问归来时说瑞典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他发表这样的谈话是“不幸的”。

这位总统说，“他（扬先生）认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这种讲话确实有损于他过去和将来的工作成就”。

但是卡特先生在与杂志出版商协会的成员

谈话时说，扬先生是得到他的全力支持的。

卡特先生说，他的对外政策是以咄咄逼人的态度，但是以和平的方式在对包括中国、越南和古巴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施加影响方面向苏联进行挑战。

他说，“对于这些事情，我没有任何踌躇的地方”。

卡特先生说，美国并不想要推翻南非政府，但它的确想要看到这个国家结束对黑人歧视的作法。

他说，“正如你们所知，南非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名声极坏”。

“我们并不打算推翻他们的政府，但是我们确实感到，南非应在雇佣方面实行某些平等、实行同工同酬，使黑人享有现在所没有的提升的机会，结束非洲现在存在着的种族歧视严重的通行证制度。”

卡特先生说，美国希望南非放弃它对于纳米比亚（西南非洲）的控制，美国正在罗得西亚问题上同英国进行密切合作。

英联邦首脑会议休会

首脑们去苏格兰举行非正式会谈

【路透社苏格兰奥赫特拉德六月十一日电】（记者：迈克尔·休斯）英联邦领导人在伦敦举行的首脑会议今天休会，他们来到苏格兰一家僻静的有高尔夫球场的豪华饭店，以便在周末举行非正式会谈。他们到达时，苏格兰人演奏风笛欢迎他们。

参加首脑会议的三十三个国家中的二十七个国家代表团，在乘飞机从英国首都到达爱丁堡后，分乘两节火车车厢到了格伦伊格尔斯饭店。

格伦伊格尔斯会晤将是一项轻松的活动，英国首相卡拉汉说，这一会晤不只是玩玩而已。

参加首脑会议的领导人希望，格伦伊格尔斯的非正式的气氛以及所有官员和记者都不在场，这样一个条件会有助于解决一个比较带争论性的问题，即同南非的体育交往问题。

英联邦领导人将于十三日回到伦敦，以便在最近在巴黎举行的南北经济对话破裂之后，继续讨论缩小穷富国之间的差距问题。

【法新社爱丁堡六月十一日电】在领导人们抵达格伦伊格尔斯饭店之前，苏格兰民族党写给他们的一封信就已在那里等着他们了。信中对他们到苏格兰来表示欢迎。还说：“我们相信，英联邦现有成员是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英联邦国家中增加一个独立的苏格兰的。”

明天，英联邦领导人及其夫人将出席苏格兰事务部大臣布鲁斯·米伦在格伦伊格尔斯饭店为他们举行的一次非正式的招待会。之后，他们将观看苏格兰的一个团的乐队在饭店的草坪上演奏风笛。

说苏现在的政策比过去更加不祥，
美应同其盟国及中国联合起来对付苏联

在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斗争的结果处于不能肯定的状态。苏联继续怀着远见大力在中东展开活动。对苏联来说，中东是一个既具有战术上的重要性也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我们要是输掉，就不仅仅象在越南那样是在一场战役中输掉，而是在整个战争中打输，因为中东所关系到的不只是以色列、约旦、黎巴嫩和其它许多国家和人民的生存问题，而是关系欧洲的独立问题，因此也关系到世界力量对比问题。如果我们被从欧洲和地中海赶出去，那时我们就会在一个前景不妙世界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就象在一九四〇年法国沦陷之后英国的处境一样。但是，万一出现这种局面，我们所处的局面将和英国在一九四〇年所处的局面大不相同。在一九四〇年，英国始终有理由期望苏联和美国会被卷入战争，希特勒将会被推翻。如果我们不能迅速恢复我们在欧洲和中东的地位，和保护我们同中国和日本的关系，那么，在从而引起的斗争中就不会有潜在的盟友与我们站在一起。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要全副武装起来，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呢，还是要接受作为苏联关于缓和的基本概念的那种地位——我们和欧洲应该根据优惠的信贷条件忠实地为苏联提供食品、消费品和高级技术，而让莫斯科去处理重大的世界政治事务？

我们正患着一种奇怪的精神上的疾病，就象在三十年代期间西方所患的那种病。正如大西洋公约协会一九七五年十月所指出的那样：“苏联对这个联盟的威胁增加了”，但是“西方对这种威胁的感觉却减轻了”。

但是，苏联政策的性质一直没有任何改变，相反，苏联现在的政策比过去任何时期的政策都具有更加不祥的预兆。如果美国及其大西洋和太平洋盟国、中国以及一些联合起来的国家合在一起，它们的力量就足以通过威慑力量的外交来应付苏联威胁而有余。一个决定未来面貌的问题——也是决定性的问题——是：它们是否应具有有效而及时地这样做的政治意志和明智态度。

（上接第一版）

迄今为止，苏联在中东的政策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它对西欧和美国在中东推行的政策产生了影响。当苏联在阿拉伯世界的代理人在苏联的全力支持下把西方在这个地区的地盘一个又一个地摧毁的时候，当这些阿拉伯代理人提高石油价格和威胁要再实行禁运而使一些工业化国家向他们屈服的时候，以及当他们利用提高石油和其他原料的价格来蓄意制造他们希望在第三世界出现的那种革命形势的时候，感到束手无策、万分惊慌和无人领导的欧洲和美国却十分软弱，默默地坐视事态的发展。两方并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来保护历史悠久的黎巴嫩基督教徒免遭苏联蓄意支持的穆斯林势力的摧毁。

苏联在这个地区实行的大胆而又残忍的政策几乎没有引起西方政治家和西方报界的注意。

美国及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伙伴在中东有着共同的利益。它们对以色列的生存都负有责任。而且它们都同样面临着苏联可能在这个地区称霸的威胁。苏联取得这种支配地位后就能够——也许是通过恫吓而不是通过战争的手段——要求解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要求美国撤出欧洲和地中海，以及把西欧降到象芬兰和波兰那样的地位。

说苏在亚洲和欧洲的军事活动

都是在“缓和”的外衣下进行的

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三年，世界政治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苏联继续以近代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规模加强它的战略军事力量和常规军事力量，建立一支远洋海军和一支卓越的空运能力，以便能够把它的影响投送到世界任何地方去。苏联的发言人常常说，苏联军事计划的目的是要取得“优势”，以作为继续政治扩张的过程的依据，而这种过程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即通过各个方面的优越的苏联军事力量使美国的核力量和非核力量失去作用。苏联人在扩大他们在南亚和东南亚的势力的同时，还把他们在西伯利亚边境的军事力量从四个师加强到四十个师，这是个可怕的发展，它迫使中国在一九七二年为了

国家生存这一最基本的原因而同美国谈判和解。中国同美国谈判和解的行动具有在某种情况下中美结成联盟这种含蓄的、其实是很清楚的威胁，对此苏联人表现了最大的敌意。他们迅速地、谨慎地和非常大规模地采取行动，打算完全挫败美国在东南亚的政策，并通过一九七三年十月的中东战争给欧洲和美国的关系造成巨大的战略性打击。

苏联人在亚洲和欧洲的这种军事活动都是在“缓和”的外衣下进行的。他们敏感地意识到美国政局的状况和美国人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以后渴望卸掉自从一九四七年以来为了遏制苏联的扩张而必须承担的负担的心情。苏联希望不惜一切代价减少再次唤醒欧洲和美国的危险。因此，它的战争计划披上了和解的外衣。

说一九七三年以来

美积极防止苏深入中东、地中海和东非

自从一九七三年十月以来，美国在中东进行了积极的外交努力。它的目标是防止苏联进一步深入中东、地中海和东非，而从长远考虑是诱使埃及和其它阿拉伯国家放弃他们与苏联的联系，以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一目标是非常适宜的。

阿拉伯国家为消灭以色列转而向苏联要求帮助。

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实现了真正的和平以及消灭以色列的梦想开始变成历史之前，我们将不可能使它们断绝它们与苏联的联系。我们迫使以色列在没有取得和平的情况下放弃它所占领的土地，这样我们就是让阿拉伯国家继续抱有这样的希望：在苏联的帮助下，有朝一日他们将能以某种方法搞掉以色列。

因此，我们的战略是本末倒置的。我们推迟和平的实现，并且使人看到，能够使以色列象在一九五七年那样在没有实现和平的情况下就撤退，这样我们就是在促使阿拉伯人一直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从美国的政策中看出，我们不了解法律的本质，也不了解法律在人类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抛弃国际法原则和安全理事会的一项有约束力的决议，这样我们便抛弃了一种在人们的心目中有不可估量的影响的力量。

印总理德赛同孟总统拉赫曼会谈

拉赫曼说印新政府正努力改善印孟关系

【路透社伦敦六月九日电】孟加拉国一位发言人说，印度总理德赛今天头一次会晤了孟加拉国总统拉赫曼将军。

他还说，这两位领导人就涉及这两个邻国的问题进行了一般性讨论。

在四十分钟的非正式会谈之后未发表任何声明，不过，这两位领导人明天还将会晤。

德赛的一位发言人说，这位印度领导人称这次会谈气氛“很好”，但拒绝作进一步评论。

【路透社伦敦六月十日电】孟加拉国总统齐亚·拉赫曼今天说，他认为印度新政府正在作出努力来改进印孟关系。

齐亚少将是在两天内同印度总理莫拉尔吉·德赛进行了第二次会晤后不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这番话的。

同德赛的会谈是在英联邦首脑会议的空隙时间里举行的。

齐亚少将对记者说，“印度现政府正在作出努力来解决我们两国之间的问题。”

齐亚说，“我认为德赛先生和我还要举行会谈……可能本周末在苏格兰举行。”

有记者问齐亚是否准备访问印度，他回答说，“将来，可能。德赛先生没有邀请我。”

他说，孟加拉国面临着两个问题，人口过多和粮食不足。但是政府在教育人民实行节育方面正取得很大进展。

他呼吁外国公司向孟加拉国投资，他说，孟加拉国劳动力便宜，人民愿意辛勤工作。

他说，“这是邀请那些想利用这批廉价劳动力的人到我国来投资的机会。”

【本刊讯】《印度时报》六月十一日发表一条电讯，题为《齐亚将军主张重新研究印孟条约》，摘要如下：

孟加拉国总统齐亚·拉赫曼今天说，他同印度总理莫拉尔吉·德赛就两国之间的问题进行的会谈是有好处的。

齐亚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印度现政府正在进行积极的努

力，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能有积极的反应。”

他说，过去六星期以来，两国一直就双边问题进行会谈，今后还将进行下去。他又说，印孟贸易关系也有所改善。

据萨马查尔社报道，齐亚说，他的政府将重新研究印孟友好条约。他并没有细说，尽管有几位记者一再提出这个问题。

后来，孟加拉国人士说，这个在一九七二年签订的条约并不“受孟加拉国人民的欢迎，有很大一部分人厌恶它。”

这些人士还说，孟加拉国不喜欢“通过这样一个同新德里缔结的条约”来显得“同莫斯科有政治上的联系”。

关于孟加拉国同中国和苏联的关系，齐亚总统说，他的国家同这两个国家都在加强关系。他说，中国在许多方面帮助孟加拉国，孟加拉国也在加强它同巴基斯坦的关系。

齐亚说，德赛是一个“极好的人”，他要

同德赛继续会谈。他说，印度新政府一直在作真诚的努力来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为此目的，正在各级进行会谈。他说：“我真诚地希望这些会谈顺利。”

两国领导人昨天和今天的会谈主要是关系到法拉卡水坝问题和边界问题的。

会谈也涉及孟加拉国政府指责印度庇护孟加拉国反政府分子的事情。

【印新处新德里六月十日电】萨马查尔社记者报道，德赛总理在六月九日同孟加拉国总统会谈时向孟加拉国总统表明：对那些现住印度、要求在印度进行政治避难的孟加拉国人，将允许他们在印度避难。

萨马查尔社援引消息灵通人士的话说，德赛已经表明，印度将允许要求在印政治避难的人在印度避难。但是，不允许他们从事敌视孟加拉国政府的政治活动。

这些人士说，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第一次会晤是友好融洽的。他们正在举行第二次会晤。

法拉卡水坝问题也在会谈中居于重要地位。两国领导人很可能在第二次会晤中再次讨论这个问题。

印报
《自由新闻报》道

《改善中印关系的良好气候》

印度表示欢迎。但是这只不过是象征性的行动，因为，两国的进出口商品种类差不多，还需要互派代表团探讨贸易和商务来往的范围，而这件工作是需要时日的。另一方面，既然两国已经在印度主动之下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所以印度外交部期望中国方面也主动采取一些积极行动。

应该由中国采取新的主动行动这一问题之产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尚未同印度解决边界问题。

另外，中国继续不断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援助，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也一直持无益的态度。

这些限制性因素说明两国之间再要出现一个“兄弟”时期是需要时日的。

地区和全世界遭到重大损害。

我要求苏联大使转告莫斯科，我想在十二月底以前见到苏联领导人。这一次是我主动提出访问克里姆林宫领导人。

我 对他讲：在我到达之前，我想先说清楚，这次访问的目的是我们发表一项公报，用以掩饰我在埃及和全世界面临的一种可怕的处境！

大使通过同莫斯科的直通电话进行了联系，通知了他们。

我指望一、两周后他们会确定访问日期。可是没有出现那种情况。一周过去了，随后又过去一周。

十二月二十八日，苏联大使给我带来了这一喜讯：苏联领导人乐于在二月一日和二日接见我！

这意味着，要求我独自来掩饰我的处境。因为决定是我作的，我要对此负责，尽管我只是根据他们苏联最高领导层的保证才决定那样做的。

这就是说：如果苏联人没有能通过他们的人和他们的代理人把我搞掉，那么这就是我用我的手、而不是苏联人的手搞掉自己的机会！

我脑海中思绪万千。大使坐在我对面。我想起伊斯梅尔元帅对我说过的话。他说，勃列日涅夫切望在我头上泼冷水，因为我头脑发热。尽管我的头脑里面是热的，但是在对付这些人时，我的头脑是冷静的！

我向莫斯科刮来的暴风低下了头，它把决定性的一年刮得荡然无存，可是，我不会允许它把我以及我的人民的希望刮掉！

当我向这股暴风低头时，我承认，我是为了埃及而低下了头。于是我对大使说：对苏联领导人说，我于二月一日启程！ (二十七)

埃及《十月》周刊发表的萨达特回忆录

《莫斯科同开罗之间的坚冰正在消融》

三巨头受到了震动。当我说下面这句话时，他们的热度一定升高了，而我的热度则降低了：条件就是，决定要由我作出，谁也不会为了我们去打仗，那是我们的战斗、我们的战争、也是我们应作的牺牲！

我们之间的这块铁的温度下降了，我们在打一块冷铁了。我对他们说：苏联的存在吓不倒任何人，因为苏联士兵不会参战，可是，如果你们给我导弹、或威慑性武器、或超过音速两、三倍的侦察机，那么这些飞机将使以色列一天二十四小时惶惶不安，因为任何武器都不可能追上它或抵御它。

而通过十万士兵体现的苏联的存在，则并不可怕。如果我曾在周之内赶走了一万五千人，那么，当我愿意的时候，我将于十天之内赶走十万人。

然后，我把椅子往后挪动了一下，说：现在一切都清楚了！

但是他们很快齐声说：我们将在今年年底以前，给你运送你过去要的武器。

我又再问他们一次：今年年底以前？

他们说：是的，年底以前。

我说：对我来讲，这就行了。

至于苏联的导弹操纵人员，我的意见是保持原状，因为他们的存在，对我们来说，既无补益，也无损害。重要的是，我得到了一批新的武器，这能增加埃及的力量。

这几个月过得十分缓慢、十分难熬。我感到时间在蚕食着我。十月临近了，又过去了。十一月到了，又消逝了。然后是十二月。十二月八日，印巴战争爆发了，苏联支持印度，并使用埃及的机场作为向印度提供弹药和武器的基地！

在我呆在莫斯科的同时，英·甘地在周游世

界，为这场战争作政治与宣传方面的准备。因此，苏联人当时知道十二月份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们已为此作了一切准备。他们可以对我讲：不要提这决定性的一年了，我们将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忙碌不堪。

他们仍然没有行动，我遏止了心头的怒火。很简单地计算一下，我就懂得一九七一年不会成为决定性的一年。因为印巴战争已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吸引了人们的全部关心、同情、愤怒、以及他们的下述热望：支持、斡旋或促成和平。埃及不可能享有这一切，我们的这场战争将是一个大问题前的一桩区区小事、或一场国际性灾难前的一起稍纵即逝的事件。

这样，一切都完了。一九七一年不会成为我曾提出、应允、并以之进行威胁的那样的年。

十二月九日，召见苏联大使，对他说：现在已清楚，你们不会发运任何武器，即使发运，那也在决定性的一年之后。怎么办？

大使一声没吭。

我说：即使你们发出这些武器，二月之前也到不了，此后还需几个月时间来装配和训练使用这些武器。

大使未置一词。

直到一九七六年写这些段落时，苏联人也没有发出这些武器。

我又猛触了一下大使，说：我对人民说什么？如果我讲述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你们干了些什么，这就成了你们的一大丑闻，使你们在本

外电评尼迈里总统访华

法新社说尼迈里的访问加强了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

【法新社北京六月十日电】(记者：弗利波)

苏丹总统尼迈里在这里的正式访问加强了苏丹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关系。

苏丹国家元首在首都逗留期间会见了毛泽东的接班人华国锋主席，昨天下午双方在北京签订了技术合作协定。

尼迈里总统由于他的政府在五月初采取的反苏措施——苏联军事专家被苏丹政府从喀土

穆赶走，苏联大使馆人员被减少了——受到了中国领导给予的特别热烈的欢迎。

从总统星期一到达北京，直到昨天晚上举行告别宴会，苏联、东欧集团国家、蒙古和古巴的大使都抵制了他的访问。

尼迈里总统昨晚在告别讲话中借用了中国人的用词谴责苏联领导，批评了“新沙皇”的政策，申明苏丹决心“谴责所有妄图控制我们的侵略者，而不管他

是什么样的庞然大物”。

总统把这和中国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和经济建设而给予它们的“无私”援助作了对比。

在中国人看来，苏丹是继埃及之后抵抗苏联“修正主义”对非洲大陆的控制的第二个国家。埃及去年废除了它同苏联缔结的条约。

【路透社北京六月十日电】苏丹尼迈里总统在进行了三天正式访问后已于今天离开北京。通过这次访问，他

的国家已成了中国的坚定的盟友，苏联的严厉的批评者。

总统把他会谈的情况总结为“积极、富有成果、诚恳、方向明确、富有建设性”。

双方在公开讲话中都攻击了苏联。尼迈里总统把莫斯科比作以高价出售军火的死亡贩子。

苏丹最近驱逐了苏联军事专家。在同阿拉伯国家使节的一次私下会谈中，苏丹同克里姆林宫关系恶化一事是谈话的重点。

可靠人士说，尼迈里总统对这些使节说，苏联是新殖民主义国家，它的目的是控制第三世界。

点，凡是苏联势力所渗透之处，中国都给予严厉

的抨击。在这方面，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与中国具有“大同小异”的观点：反击扩张与霸权政治。虽然美国与西方国家有自己的想法，但在形势所迫之下，它们不得不同意苏联的战略是有高度的威胁性，稍一松弛，整个世界就陷入分裂中，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囊中物。

在对付苏联的策略上，中国与西方国家发现了共同点，是毫不惊奇的。

这充分地揭开苏联的全球策略是准备以一个单位的力量，个别击破区域的团结，和软化美国的抗拒信心，中国在这点上，可以说，对全世界起了强大的催促作用，促使整个西方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合力制止侵略和扩张行动。

尼迈里总统的访华，正好说明这一动向。

【塔斯社莫斯科六月十日电】题：尼迈里在北京
塔斯社政治评论员谢尔盖·库利克写道

西方和某些阿拉伯国家的反动报刊从某个时候以来把苏丹总统尼迈里作为自己的新的“英雄”——因为他简直没有一天不发表一通反苏言论

这就足以使中国立即对他关怀备至

不仅关怀备至而且敬请光临北京作友好访问

促使中国现领导人邀请苏丹总统的原因是——一目了然的

但是尼迈里为什么要如此长途跋涉呢

问题在于最近苏丹积极地参加了帝国主义者和阿拉伯右派政权策划的对埃塞俄比亚武装袭击的准备活动 因此它自然需要武器 美联社报道 正因为如此尼迈里到中国去了

此地区建立某种排他性的军事政治集团 沙特阿拉伯和苏丹正在拼凑的这个集团的主要目的是控制红海 破坏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合法权利 损害自由通航的利益

这种反动主张马上就得到了北京的支持 中国的《人民日报》还在苏丹总统抵达前夕就发表了一篇社论 说建立红海集团的建议是非合理的

黎巴嫩报纸《呼声报》写道 不难看出把中国和苏丹联合起来的主要基础是完全适应反帝国主义势力需要的反苏主义 无疑它们的反苏方针违背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进步和社会主义的利益

罗德里克报道外国访华人士谈中国现状

【美联社东京六月九日电】(记者：约翰·罗德里克) 据最近到大陆去过的人说，在新的主席华国锋的稳健领导下，中国的气氛在变——人民比较轻松，也比较坦率了。

日本《朝日新闻》社社长广冈知男(他不久前作了自一九七〇年以来他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说：“中国人比较健谈了，说话的时候也不显得畏缩或顾虑重重了。”

一位最近曾到陕西探亲的美籍华人(女)说，亲戚们告诉她，紧张气氛已经大大缓和了。她说，她的一位叔父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犹如驱散了乌云。”

从这些和另外一些人士那里听到的一个共同的想法是：自从新领导上台以后，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坦率和多样化的时期。

这表现在许多小的方面：北京的交响乐团专场演奏了曾遭到禁止的贝多芬的作品；官方报纸《人民日报》破天荒发表了对美国畅销书《根》的评论；中国的一位地震学家无拘束地谈到去年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破坏；不断有作曲家、演员和戏剧同大家见面。

去过大陆的人举了一些表面现象来说明变化，如，中国人中间有了一种新的轻松感，对外国客人比较友好了，衣服有了一些色彩，单调的全国性服装也比较讲究一些式样了。

毛的继承者、中共新主席华国锋的目标是在本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一大工业强国。

新领导把侧重点放在劳动纪律、消费品生产、加强科学研究以及使文教和日常生活丰富起来等方面。亚洲协会中国委员会主任罗伯特·奥克斯南在五月中访问中国之后说：“可以肯定，人们普遍认为局面将会好起来，将更注重现代化，注重技术和工业发展。”

他的中文讲得很流利，他说，他同许多中国老百姓谈了话。他说，他看到“人们对揪出四人帮的反应是积极的，他们感到，也许已经有了新的出路”，开始出现了较稳定的局面。

奥克斯南又说：“人们感到，现在对教育又大大重视起来了。高等研究工作正在受到重视，在教育部门工作的人对待自己的工作要比过去认真多了。过去对考试要求放松了，因此，为了使新的一代达到标准更加认真努力得多了。”

香港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说：“中国的文化活动范围多多少少扩大了。地方戏剧的政治性比过去淡薄多了，有几个戏剧甚至还带上了一点浪漫主义的色彩，这在四人帮垮台之前是绝对禁止的。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中国人民需要某种娱乐，这样，他们就会工作得更好更勤劳。”

过去被作为“资产阶级颓废”作品的贝多芬和西方其他古典作曲家的作品现在在中国大陆上也不时地演奏。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西方作家的作品在长时期以来消声匿迹之后不久将重新出现。

奥克斯南在访问期间观看了上海的一个舞剧《小刀会》，他说这个舞剧很“富有戏剧性，丰富多彩，远不象过去那样强调宣传。”

然而，虽然这样，不管是中国分析家，还是西方分析家，谁都没有忽略这样的事实：中国仍是一个落后的穷国，是受严格控制的，是靠天吃饭的。

奥克斯南说：“在北京，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很清楚，要使大家都提高到同样的生活水平，还需要作很大的努力。”

他又说，当他从首都到了郊区，他看到人们比城里还要穷，在故都南京，人们仍然用大车拉东西。

他说：“城乡之间生活水准的差异是惊人的。”

“十分清楚，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中国的目的是要在本世纪末成为一个具有现代科学的国家的话，那还要作很大的努力。”

马《星报》社论《透视苏丹总统访华》

【本刊讯】马来西亚《星报》六月八日

日以《透视苏丹总统访华》为题发表社论，摘要如下：

在非洲局势动荡不安中，苏丹总统尼迈里对中国进行官方访问是一条令人瞩目的新闻。

苏丹的地理位置与埃及同等重要，因为它的漫长的海岸线就处在红海一带，红海是兵家争夺的一个重要海洋，尤其是近些年来，苏联将海军势力扩张到印度洋后，更梦寐以求达到控制红海的目的，倘若苏联能够控制红海，它便获得一条通道，由印度洋伸入地中海，进而把力量推进大西洋，威

胁着南北美洲。

红海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苏联的算盘终于不尽如意，满以为对埃及和苏丹作有效的控制后，再在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南也门与利比亚渗入军事势力，就可以直扼红海的喉咙。

可是埃及在中东战争中尝到苏联的百般刁难后，毅然与苏联废除友好条约，并驱逐苏联军事顾问，成为中东和非洲国家中反抗苏联扩张的一个主导势力。而最近苏丹也以相同的策略对付苏联，是无独有偶的一件大事。

古报攻击我接待尼迈里

【本刊讯】古巴《格拉玛报》六月九日登载一篇题为《北京的朋友》的文章说：

尼迈里为帝国主义者和非洲的反动势力效犬马之劳。中国领导把尼迈里作为“英雄”

来欢迎是不足为奇的。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显而易见，中国在某些进行屠杀和镇压，企图扼杀民族解放斗争的人当中有她最忠实的“朋友”，并和他们结成联盟。

塔斯社发表文章《尼迈里在北京》

塔斯社政治评论员谢尔盖·库利克写道：西方和某些阿拉伯国家的反动报刊从某个时候以来把苏丹总统尼迈里作为自己的新的“英雄”——因为他简直没有一天不发表一通反苏言论。这就足以使中国立即对他关怀备至。不仅关怀备至而且敬请光临北京作友好访问。促使中国现领导人邀请苏丹总统的原因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尼迈里为什么要如此长途跋涉呢？问题在于最近苏丹积极地参加了帝国主义者和阿拉伯右派政权策划的对埃塞俄比亚武装袭击的准备活动。因此它自然需要武器。美联社报道：正因为如此尼迈里到中国去了。此地区建立某种排他性的军事政治集团。沙特阿拉伯和苏丹正在拼凑的这个集团的主要目的是控制红海，破坏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合法权利，损害自由通航的利益。这种反动主张马上就得到了北京的支持。中国的《人民日报》还在苏丹总统抵达前夕就发表了一篇社论，说建立红海集团的建议是非合理的。黎巴嫩报纸《呼声报》写道：不难看出把中国和苏丹联合起来的主要基础是完全适应反帝国主义势力需要的反苏主义。无疑它们的反苏方针违背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进步和社会主义的利益。

外电评尼迈里总统访华

法新社说尼迈里的访问加强了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

【法新社北京六月十日电】(记者：弗利波)

苏丹总统尼迈里在这里的正式访问加强了苏丹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关系。

苏丹国家元首在首都逗留期间会见了毛泽东的接班人华国锋主席，昨天下午双方在北京签订了技术合作协定。

尼迈里总统由于他的政府在五月初采取的反苏措施——苏联军事专家被苏丹政府从喀土

穆赶走，苏联大使馆人员被减少了——受到了中国领导给予的特别热烈的欢迎。

从总统星期一到达北京，直到昨天晚上举行告别宴会，苏联、东欧集团国家、蒙古和古巴的大使都抵制了他的访问。

尼迈里总统昨晚在告别讲话中借用了中国人的用词谴责苏联领导，批评了“新沙皇”的政策，申明苏丹决心“谴责所有妄图控制我们的侵略者，而不管他

是什么样的庞然大物”。

总统把这和中国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和经济建设而给予它们的“无私”援助作了对比。

在中国人看来，苏丹是继埃及之后抵抗苏联“修正主义”对非洲大陆的控制的第二个国家。埃及去年废除了它同苏联缔结的条约。

【路透社北京六月十日电】苏丹尼迈里总统在进行了三天正式访问后已于今天离开北京。通过这次访问，他

的国家已成了中国的坚定的盟友，苏联的严厉的批评者。

总统把他会谈的情况总结为“积极、富有成果、诚恳、方向明确、富有建设性”。

双方在公开讲话中都攻击了苏联。尼迈里总统把莫斯科比作以高价出售军火的死亡贩子。

苏丹最近驱逐了苏联军事专家。在同阿拉伯国家使节的一次私下会谈中，苏丹同克里姆林宫关系恶化一事是谈话的重点。

可靠人士说，尼迈里总统对这些使节说，苏联是新殖民主义国家，它的目的是控制第三世界。

点，凡是苏联势力所渗透之处，中国都给予严厉

的抨击。在这方面，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与中国具有“大同小异”的观点：反击扩张与霸权政治。虽然美国与西方国家有自己的想法，但在形势所迫之下，它们不得不同意苏联的战略是有高度的威胁性，稍一松弛，整个世界就陷入分裂中，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囊中物。

在对付苏联的策略上，中国与西方国家发现了共同点，是毫不惊奇的。

这充分地揭开苏联的全球策略是准备以一个单位的力量，个别击破区域的团结，和软化美国的抗拒信心，中国在这点上，可以说，对全世界起了强大的催促作用，促使整个西方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合力制止侵略和扩张行动。

尼迈里总统的访华，正好说明这一动向。

【美联社东京六月九日电】(记者：约翰·罗德里克)据最近到大陆去过的人说，在新的主席华国锋的稳健领导下，中国的气氛在变——人民比较轻松，也比较坦率了。

日本《朝日新闻》社社长广冈知男(他不久前作了自一九七〇年以来他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说：“中国人比较健谈了，说话的时候也不显得畏缩或顾虑重重了。”

一位最近曾到陕西探亲的美籍华人(女)说，亲戚们告诉她，紧张气氛已经大大缓和了。她说，她的一位叔父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犹如驱散了乌云。”

从这些和另外一些人士那里听到的一个共同的想法是：自从新领导上台以后，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坦率和多样化的时期。

这表现在许多小的方面：北京的交响乐团专场演奏了曾遭到禁止的贝多芬的作品；官方报纸《人民日报》破天荒发表了对美国畅销书《根》的评论；中国的一位地震学家无拘束地谈到去年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破坏；不断有作曲家、演员和戏剧同大家见面。

去过大陆的人举了一些表面现象来说明变化，如，中国人中间有了一种新的轻松感，对外国客人比较友好了，衣服有了一些色彩，单调的全国性服装也比较讲究一些式样了。

毛的继承者、中共新主席华国锋的目标是在本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一大工业强国。

新领导把侧重点放在劳动纪律、消费品生产、加强科学研究以及使文教和日常生活丰富起来等方面。亚洲协会中国委员会主任罗伯特·奥克斯南在五月中访问中国之后说：“可以肯定，人们普遍认为局面将会好起来，将更注重现代化，注重技术和工业发展。”

他的中文讲得很流利，他说，他同许多中国老百姓谈了话。他说，他看到“人们对揪出四人帮的反应是积极的，他们感到，也许已经有了新的出路”，开始出现了较稳定的局面。

奥克斯南又说：“人们感到，现在对教育又大大重视起来了。高等研究工作正在受到重视，在教育部门工作的人对待自己的工作要比过去认真多了。过去对考试要求放松了，因此，为了使新的一代达到标准更加认真努力得多了。”

香港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说：“中国的文化活动范围多多少少扩大了。地方戏剧的政治性比过去淡薄多了，有几个戏剧甚至还带上了一点浪漫主义的色彩，这在四人帮垮台之前是绝对禁止的。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中国人民需要某种娱乐，这样，他们就会工作得更好更勤劳。”

过去被作为“资产阶级颓废”作品的贝多芬和西方其他古典作曲家的作品现在在中国大陆上也不时地演奏。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西方作家的作品在长时期以来消声匿迹之后不久将重新出现。

奥克斯南在访问期间观看了上海的一个舞剧《小刀会》，他说这个舞剧很“富有戏剧性，丰富多彩，远不象过去那样强调宣传。”

然而，虽然这样，不管是中国分析家，还是西方分析家，谁都没有忽略这样的事实：中国仍是一个落后的穷国，是受严格控制的，是靠天吃饭的。

奥克斯南说：“在北京，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很清楚，要使大家都提高到同样的生活水平，还需要作很大的努力。”

他又说，当他从首都到了郊区，他看到人们比城里还要穷，在故都南京，人们仍然用大车拉东西。

他说：“城乡之间生活水准的差异是惊人的。”

“十分清楚，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中国的目的是要在本世纪末成为一个具有现代科学的国家的话，那还要作很大的努力。”

罗德里克报道外国访华人士谈中国现状

马《星报》社论《透视苏丹总统访华》

【本刊讯】马来西亚《星报》六月八日

日以《透视苏丹总统访华》为题发表社论，摘要如下：

在非洲局势动荡不安中，苏丹总统尼迈里对中国进行官方访问是一条令人瞩目的新闻。

苏丹的地理位置与埃及同等重要，因为它的漫长的海岸线就处在红海一带，红海是兵家争夺的一个重要海洋，尤其是近些年来，苏联将海军势力扩张到印度洋后，更梦寐以求达到控制红海的目的，倘若苏联能够控制红海，它便获得一条通道，由印度洋伸入地中海，进而把力量推进大西洋，威

胁着南北美洲。

红海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苏联的算盘终于不尽如意，满以为对埃及和苏丹作有效的控制后，再在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南也门与利比亚渗入军事势力，就可以直扼红海的喉咙。

可是埃及在中东战争中尝到苏联的百般刁难后，毅然与苏联废除友好条约，并驱逐苏联军事顾问，成为中东和非洲国家中反抗苏联扩张的一个主导势力。而最近苏丹也以相同的策略对付苏联，是无独有偶的一件大事。

古报攻击我接待尼迈里

【本刊讯】古巴《格拉玛报》六月九日登载一篇题为《北京的朋友》的文章说：

尼迈里为帝国主义者和非洲的反动势力效犬马之劳。中国领导把尼迈里作为“英雄”

来欢迎是不足为奇的。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显而易见，中国在某些进行屠杀和镇压，企图扼杀民族解放斗争的人当中有她最忠实的“朋友”，并和他们结成联盟。

塔斯社发表文章《尼迈里在北京》

尼迈里在北京呢？问题在于最近苏丹积极地参加了帝国主义者和阿拉伯右派政权策划的对埃塞俄比亚武装袭击的准备活动，因此它自然需要武器。美联社报道，正因为如此，尼迈里到中国去了。

在北京会谈时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在红海地区建立某种排他性的军事政治集团，沙特阿拉伯和苏丹正在拼凑的这个集团的主要目的是控制红海，破坏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合法权利，损害自由通航的利益。

这种反动主张马上就得到了北京的支持。中国的《人民日报》还在苏丹总统抵达前夕就发表了一篇社论，说建立红海集团的建议是“非常合理”的。

黎巴嫩报纸《呼声报》写道：不难看出，把中国和苏丹联合起来的主要基础是完全适应反动和帝国主义势力需要的反苏主义。无

疑，它们的反苏方针违背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进步和社会主义的利益。

塔斯社政治评论员谢尔盖·库利克写道：西方和某些阿拉伯国家的反动报刊从某个时候以来把苏丹总统尼迈里作为自己的新的“英雄”，因为他简直没有一天不发表一通反苏言论。

这就足以使中国立即对他关怀备至，不仅关怀备至，而且敬请光临北京作友好访问。

促使中国现领导人邀请苏丹总统的原因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尼迈里为什么要如此长途跋涉呢？

问题在于最近苏丹积极地参加了帝国主义者和阿拉伯右派政权策划的对埃塞俄比亚武装袭击的准备活动，因此它自然需要武器。美联社报道，正因为如此，尼迈里到中国去了。

在北京会谈时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在红海地区建立某种排他性的军事政治集团，沙特阿拉伯和苏丹正在拼凑的这个集团的主要目的是控制红海，破坏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合法权利，损害自由通航的利益。

这种反动主张马上就得到了北京的支持。中国的《人民日报》还在苏丹总统抵达前夕就发表了一篇社论，说建立红海集团的建议是“非常合理”的。

黎巴嫩报纸《呼声报》写道：不难看出，把中国和苏丹联合起来的主要基础是完全适应反动和帝国主义势力需要的反苏主义。无

疑，它们的反苏方针违背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进步和社会主义的利益。

【塔斯社莫斯科六月十日电】题

尼迈里在北京

写道